



凸凹
文集



岁月留痕

01

杂著

凸凹◎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凸凹
文集

01 ·
杂著

岁月留痕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岁月留痕 / 凸凹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5

(凸凹文集)

ISBN 978-7-5477-2452-1

I. ①岁… II. ①凸…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606号

岁月留痕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100005

电 话：发行部：(010) 65255876

总编室：(010) 65252135

印 刷：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3.75

字 数：360千字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 001

叙 事

香儿和表姐·····	005
风波·····	007
良心·····	009
邻居·····	012
搓澡·····	014
小筐秀·····	017
涓流·····	020
童心·····	023
雨中·····	026
同事·····	029
雾河·····	032
夕阳·····	035
情动·····	037
梅朵·····	040
走窑女·····	043
老婚·····	046
山路斜斜·····	049
寂寞·····	052
灵芝·····	054

夜路·····	057
石棋恋·····	060
分居记·····	065
妹妹·····	072
舅舅·····	078
飘拂的纪念·····	082
金菊·····	090
老仇·····	095
乡村一富人·····	102
妇女主任·····	109
老人与马·····	118
哑叔和狐·····	122
埡口老人·····	136
埡口孩子王·····	140
老桥、父亲和我·····	147
雪劫·····	152
城市之花·····	157
两个人的故事·····	160
飞蝗·····	167
小叶檀·····	172
青玉米，焦玉米·····	177
心灵的空间·····	182
梦醒时分·····	189
不定的梦魂·····	195
紫荆花与蜜蜂·····	203
鸳鸯潭·····	211

抒情

傍晚的苍暮·····	226
生活·····	228
有赠·····	230
小鸟·····	231
山村春景·····	233
春和夏之交替·····	237
给一朵小花·····	238
老井·····	240
夏夜，唱给我爱人的歌·····	241
关于生活模式·····	247
精灵·····	251
山乡一束·····	254
有一种情·····	259
苦难中懂得了珍爱·····	261
绿色的先导·····	263
秋天的果园·····	266
有一个青年·····	268
说爱也无妨·····	270
志·····	272
秋韵·····	273
爱·····	277
玫瑰花园·····	285
小镜·····	288
水似的姑娘·····	290

月光曲·····	291
我如果是少女·····	293
乡土诗谱·····	295
十一楼的窗·····	298
说给自己·····	305

游 记

文化边城——凤凰·····	316
蜀行笔记·····	324
鸾都夜游·····	337
鄱阳三韵·····	343
如花美眷在承德·····	349
抚仙湖小语·····	354
醉竹海·····	358
巴西掠影·····	362
塔里木感怀·····	364
圆梦之乡·····	368
禅意丹霞山·····	374
土楼叹·····	378
啊，我的刺苣·····	383
看水最是漫雨时·····	386
百花山小语·····	389
山村夏夜·····	391
路边的白杨·····	394
初识泰山·····	397

良乡漫笔·····	400
怀柔山水，智性存焉·····	404
南湾半岛的生命启示·····	410
霍城，被托举在山水之间·····	417
西河古镇之圩·····	426

自序

这部文集之所以定位为“杂著”，是因为它是多类作品的合集，其中包括旧作、诗作和游记。

旧作，即早期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农职院（那时叫北京农业学校）开始文学创作，练笔之作写满了两个十六开的笔记本。我四处投稿，均如泥牛入海，直到1984年12月14日，才在《京郊日报》（当时叫《北京日报·郊区版》）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微型小说《香儿和表姐》。从那时起到现在，我的创作生涯已三十余年了。

早期创作，主要是微型小说。从1984年到1990年，短短的五年内，写了近五十篇作品，主要发表在报纸副刊上，几乎每份带“中”字头的报纸副刊上都能见到我的作品。由于“悔其少作”，我从未认真对待这些文字，因而也就没有集中编入自己的作品集。因为这些旧作被“湮没”，故给别人的印象，好像我的创作起点很高，从一开始就写出了成熟的作品。

现在翻检，发现自己的早期作品虽然稚拙，但不乏认真的态度，无不传递着时代的气息和生活的真实消息，读来亲切、自然、清新，

颇多回味。而且也不乏探索的痕迹，让人能看到来路，是“个人文学史”的序篇，自有珍贵的价值静静地呈现在那里，是大可以敝帚自珍的。

从旧作可以看出，一开始，我就注重选材，注重形象的描绘和语言的磨炼，努力写得精致，不放任笔墨。突出的一点，是我特别喜欢女性题材的书写，且笔下充满了感情，可谓善解人意，处处体贴。女性的善良、妩媚、可爱，均娓娓道来，让人感到欢悦和温暖，这一点，与孙犁和汪曾祺差相仿佛。

所谓诗作，指的是诗，来自我从文三十年的漫长积累，虽数量不多，且样貌参差，但也爱若珍宝。

我对诗歌作品有强烈的阅读嗜好，在我的藏书中，古今中外，只要是以汉译形式出版的诗集，均悉数收藏。虽然我主要从事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写作，但每要动笔之前，都要找一部喜欢的诗集耽读一番，以邀灵感和激情。久而久之，自然技痒，有了写诗的冲动。我自知不备诗才，不敢妄称创作，平时提及，言之为戏作。虽说是戏作，但也并非不端正的笔墨游戏，而是虔敬下的尝试、练笔，表达的是诗心不死的意绪和对世道人心诗性的思考。

至于游记，那更是特别的存在。由于耽于书写，常年待在书斋里，便胖大了身子，懒了心性，惰于游，因而很少远行，对四时不敏，没有写游记的冲动。即便是写，也是身心受到了触动，有了强烈的内在感觉之后不得不写。所以我的游记文字，不注重山川颜色和大地景物的客观描写，而立足于记下在天地间行走时的生命体验和被山水风光所激发的主观思考。这正如王国维的“境界”说，是“有我的境界”。“我”之情与“客”之景相依相融，浑然一体，“景语”即是“人语”。

既然是“景词皆我”的文字，便区别于一般的游记，它是感情的

依托、思想的容器，在“个人精神史”上，它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总之，这是一部颇有来路的文字，效仿沈从文的雅意，分别署以“叙事”“抒情”“游记”的雅号，合集付梓。

是为序。

2016年3月30日草

9月9日修订于北京石板宅

叙事

香儿和表姐

从汽车站走出两个女子。

一个，红黑的皮肤，浑圆脸；走起路来，紧身的水红绸衫束不住青春的活力，高耸的胸脯一上一下地跳动着；雪白的西服裙，长及膝盖的肉色袜，“丁”字皮鞋踏在路面上咔咔响。这是香儿。

一个，瘦削的肩上挎一只玲珑的乳色皮包；雪白的皮肤里泛出淡青色；眉毛修得狭长；浅黄连衣裙，腰带掐得很深；也许红漆皮凉鞋的跟儿太高了，走起路来，剧烈地扭动着腰肢。这是表姐。

表姐：我的这个表妹穿着入时；锃亮的“永久”车着实让人羡慕，万元户嘛！咔咔的皮鞋声，傲气十足，看不出，表妹还真有点“帅”劲儿，可惜皮肤太黑！那个地方跳得太厉害，没束胸。农村人就是有点俗气。

表妹：我的这位表姐还是那么板啊！都三十的人了，连表姐夫也不找，挑花眼了。姑姑托妈给她介绍西头的柱子，人家万元户呢，表姐硬是不同意，说乡巴人不懂精神生活。咳！

到家了，香儿把表姐让到自己的屋里，妈上果园去了。一个姑娘家，一个人就占了两间西配房，真有点摆谱儿——表姐心里说。香儿

洗了满满一铝盆苹果、满满一铝盆葡萄招待表姐。农民一有了钱，就显示自己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太容易满足了——表姐心里嘀咕。要下雨了，香儿突然说：“表姐，你自己先坐着，我去收一下砖坯。噢，要是闷得慌，就听听录音机。”转眼间，一条红影消失了。

书桌旁摆着一架落地收录机，还真没注意。嗨，好多的磁带啊！得有几十盘。表姐兴奋地翻着：有抒情歌曲；也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和何占豪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往上看，书架上，《贝多芬传》《肖邦传》《怎样识五线谱》《练声法》，各种音乐书籍。怎么，表妹要当音乐家？她的心有些发颤了！

表姐要走了。

香儿来不及换衣服，就从砖厂跑来送她。只见香儿宽大的工作服罩在身上，背上有几处汗迹；一双长腰胶鞋沾满泥浆；裤腿挽得高高的……这还是那个表妹吗？真像个粗刺刺的汉子！

表姐问香儿：“你想当歌唱家？”

香儿脸红了，但很大方地说：“歌唱家不敢想，但我想当一名歌手，农村不能没有歌啊！”她又贴着表姐的耳朵：“给我保密，年底我想买台钢琴。”

表姐默默地看着香儿。香儿那逼人的豪放的目光中，又透出一股压不住的秀气。

一星期后，表姐从城里来信，要香儿再到西头柱子家，通融通融。

1984年12月24日

风波

说实话，我本不是写小说的材料。一来年少阅历浅；二来脑袋木了叭叭的，聪敏不起来。而且我性格内向，愚讷，不善言吐。每当到了该辩个你是我非、要火候的时候，我倒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好心人见了都要憋气。我的她，干脆骂我是从八辈子的窝囊坑子里硬扎出来的窝囊秧子。

猛地让我这个闲不住的乡巴佬到公社里坐机关，坐久了，心里实在感到别扭。同办公室的其他几位善侃，一边喷烟吐雾，一边聊山聊海。因为愚讷，怕被别人抓住笑柄，受那难堪的耻笑，这点生活乐趣也是和咱不沾边的。我的位置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有时真寡味极了，就从楼前的邮局里，买几本新小说杂志。这一看不打紧，清风扑面，颐神爽目，大长见识，方知中国文艺的新和妙。后来竟然心里也痒痒，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小说来。

也许愚人有憨福，我的第一篇小说居然发表了。接到杂志，那个高兴劲儿，真恨不得找编辑给他们磕俩头。“丁零零……”电话铃响了。电话里她下来一道指令：必须、马上、一定、赶快到她那儿一趟（忘介绍了，我的她就在机关电话室里插话塞子，真格儿的有优越性，小

手只要一捏，一百五十斤的大老爷们就得动动身)。

见到她，本以为要给特殊奖赏。可一看她那派头：小脖子颈梗着，下眼睑垂出阴影，烫了梢的小辫儿撅上了天。不好！这分明是红颜大怒了，就差嚷出“姑奶奶不是好惹的”了。

“你老老实实地坦白，下乡的时候又看上哪个女的了？不然没完！”“这从哪儿说起呀？怎么……”“甭怎么，你说吧，小说里的女模特是谁，观察得可倒细。”我被惊得瞠目结舌：“我的模特是一大群人，这里有个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少给我玩馊的，你既然写出来了，就有那个人在……”我说不出一个字，汗流到嘴里，味是涩的。

原来，当人们看到这篇小说时，就喊喳起来：这小子够不正经的，人写得那么细，不定盯上哪位了。瞧，专写女人的胸，就注意这些……是啊，小说里触犯了人们最忌讳的东西。风波就从善良的人们嘴里掀起了，你一口，我一句。平时，在机关里我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无可指责；人们就猜疑我在乡下如何如何。我的那位，就是拿了这些根据向我质问的。

我气恼极了，辩而无能，将杂志撕成了碎片。人们为什么偏要自己制造那么多偏见和禁忌啊！

“我交不出女主人公的模特，具体的她，我从哪个旮旯也拽不出来！”我愤愤地说。“以后，咱们不写那个了，省得人家说闲话。”我的她，话软得就那么突然。我理解她，她有她的苦衷。但我有我的难处，我害怕待在那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在那里待久了，人要长毛了、发霉了，就更窝囊了。社会的改革内涵要比人们理解的深得多，它的外延也大得看不到边际啊！这是我无力的感叹吗？人们会理解的，我的她也会理解的，而且是最理解的一个。

唉，我这个人，没辙，又犯木脑筋了。

1985年1月15日

良心

卫汉青刚二十五岁就当上了清河乡农工商总公司榆树村分公司的第一任经理。也难怪，卫汉青是清河乡有数的几个能人之一：高中毕业，精明强干，并且还有满肚子的新名词、新道道。这次农村机构改革，由他掌握几百户头的经济命脉了，卫汉青踌躇满志，自信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集体所属的一直亏损严重的板房厂下放——让村里的有志之士承包。条件是承包者每年交利润五万元。榜已贴出三天了，仍不见人揭。卫汉青有些着急了：是价码太高了吗？那就落到三万五。他刚要换榜，有个叫李二楞的壮汉却一把撕下了红榜：“交五万就交五万，我包了。”卫汉青一阵欢喜，立刻和他签订合同，先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当要把处罚条例也写上合同时，李二楞一把将卫汉青握笔的手给攥住了：“咄！怕我完不成怎的？我老李，碟子不浅，又在外混过几天，见得多了，大可不必！再说，我老李的良心还不坏，也绝不会赖账！”卫汉青虽觉得有些不妥，可拗不开情面。再说，好不容易有人敢接这个烂摊子，太较真儿了，黄了可怎么办？他就坡下驴不再坚持，搁笔按章，一笑了事。李二楞走后，卫